

对汉语数值疑问代词“几”的习得研究评论

章雅倩

(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疑问代词在不同语系语言中几乎都有存在, 其运用和研究长期以来都是语言学界的热点。本文旨在对《汉语数值疑问代词“几”的习得研究》这篇文章的新观点作出评介, 指出其优点与不足, 为后续的研究指明一些方向。

关键词: 疑问代词; 数值; 习得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疑问代词在不同语系语言中几乎都有存在, 其运用和研究长期以来都是语言学界的热点。在英语中, 疑问代词多是指以 wh-开头的单, 比如像 what, who, whose, whom, which, whatever, whichever, whoever, whomever 等。英语作为 wh-移位语言的一种, 在语言表达上充分体现了移位这种特质, 英语疑问代词位于谓语动词之前, 这也就意味着英语疑问代词都需要经历一个 wh-movement 的阶段, 将疑问词提前到谓语前面。与英文不同, 汉语作为非 wh-移位语言的代表, 疑问词保留在原位, 语序为主词-动词-受词, 所以没有疑问词移位的规则存在。除此之外, 汉语的疑问代词不仅可以产生疑问语气的解读还可以有非疑问语气的解读。这篇《汉语数值疑问代词“几”的习得研究》就是对汉语这两种解读的进一步阐述以及对以汉语为本族语的儿童对于多种释义的汉语疑问代词习得情况所进行的进一步研究探讨。文中首先解释了汉语中常见的疑问代词的运用法则和语境, 最常见的为“什么”, “谁”等。这两类疑问代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在疑问句解读之外, 它们的非疑问句含义都存在不定解读和全称解读这两类理解方式。这三种解读分别为: 在特殊疑问句中的一般疑问代词解读, 一般疑问句中疑问代词“什么”的不定解读, 以及对“什么”的全称解读。通常情况下, 非疑问句疑问代词运用语言环境与否极词的大同小异, 所以它们也时常被拿来当做英文的“any”和汉语的“任何”来进行分析。比如句子“约翰没有见谁”与“约翰没有见任何人”中, 疑问代词“谁”就充当了“任何”这个否极词在句中一样的语义。

通过对普通疑问代词运用方法的简单概括分析, 作者提出了一项传统语法尚未考虑到的特殊情况, 汉语中“几个”在基于上述的三种语义解读上有着新的拓展。与“谁”, “什么”这类普通疑问代词不同, “几个”作为形式数词兼疑问代词, 在简单否定句中表达的含义并非是完全否定, 而是小部分肯定。比如, 在句子“约翰没见几个朋友”中, “几个”的语义并不是全部否定而是含有肯定的理解, 转答出来的含义应该是“约翰见了小部分朋友”。由此点出发, 作者重新审度了“几个”在汉语中定义, 将其语义分为两类。第一, “几个”是作为普通的存在量词, 语义与普通疑问词的表义状态一致, 对应汉语中的“多少”, 例如:

“约翰吃了几个苹果？”的含义与“约翰吃了多少苹果”的语义一致。第二，“几个”作为复数存在量词，又可含有两种语义解读，其一是“至少两个”，此处的“至少两个”解读表示的是2到无限大的这个范围，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十位数以内。其二是“一些”，表示的语义为数量值在2-9之间的范围。这两个语义中，作者将“至少两个”拟定为基层语义，“一些”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衍生语义。并通过单调向下蕴涵句的语境能揭示逻辑词的基础含义这一特征，证明了“至少两个”是“几个”的基础含义的理论可行性，而“一些”则是“至少两个”在语言中的会话含义。同时，作者指出“几”本身就可以和其他数词合用，产生“十几”，“几十”，“几百”，“几千”这样的概念，于此也证明“几”在一个语域中是等级含义表示词。所以“几”本身就限制了数量为个位数，符合“至少两个”的含义。当“几个”在肯定句中的含义表征是“一些”时，这是的语义不仅可以取极大值也可以去极小值，选取的标准根据上下语境以及说话者的预期来抉择。此外，某些词还可以帮助确定“几个”的取值范围。在“几个”的语义取值上，强调词“好”可以修饰极大值的情况，如例句23a，“约翰见了好几个朋友。”表示的就是很多朋友。焦点算子“只”修饰的为语义取“极小值”的情况，如例句23b，“约翰只见了几个朋友。”表示的是朋友数量不多的含义。

在重新界定了“几个”的语义后，作者测试了“几个”的这两种非疑问语义的在儿童语言中的习得情况。并就儿童何时意识到“几个”和其他疑问代词的语义差异以及“几个”的三种存在解读在儿童语言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了探讨。在儿童语言测试环节，作者选取了“没……几个”的句型作为儿童语言习得的测试对象，其一在于这一句型可以检测儿童对“几个”作为普通疑问代词的理解，其二在于这一句型还可以考察儿童对“一些”和“至少两个”的语义区分。通过对前人对于疑问代词所进行的研究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儿童早在四岁时，对于“什么”和“谁”等这些一般疑问代词都已经具备类似成人的解读，即他们可以根据疑问代词出现的语境，分辨出其究竟是疑问解读，不定解读还是全称解读。以此为背景，作者开始了语言测试的设定。实验主要检测了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对于“几个”在一般否定句中的理解程度。实验受试对象主要为四组，年龄及人数分别为五岁16人，七岁21人，八岁10人，以及九岁14人。同时为了观测变量，加设了一组控制组，人员为15名操汉语的成人。实验采取真值判断法，用于观测儿童对于目标句是否有多种理解。测试人员为两人，一人负责使用玩具和道具来讲故事，另一人在一旁控制玩偶进行表演。故事结束后，玩偶会向受试儿童阐述故事发生的过程，而儿童需要判断玩偶所说的话是否属实。如果儿童认为认为玩偶说错了，儿童会被要求说明故事的真实场景。如果玩偶正确的描述了故事的经过，儿童会在指导下奖励玩偶一颗草莓。在测试正式进行之前，受试者还有一场前试用于检测其是否能正常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玩偶还会对受试者说出一个明显错误和一个明显正确的句子，以此向儿童表明在测试中玩偶说的既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正式测试分为两种条件进行。第一种是少量语义条件。典型的故事为小兔子，小老鼠和小猪参加的吃蔬菜比赛。比赛中，小老鼠吃完了所有的蔬菜获得了金奖，小猪吃完了大部分蔬菜获得了银奖，小兔子只吃

了两根胡萝卜因而挑战失败。故事讲完后,玩偶感叹道“小老鼠吃了很多蔬菜,可是小兔子没吃几个蔬菜。”这句中的“没……几个”代表的是数量少。所以如果受试者对于这句话是以少量语义来理解的话,评价和故事内容相符,给出的判断应当为正确,如果受试者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那么受试者对“没……几个”的理解则可能为全部否定的解读,即“兔子没有吃任何蔬菜。”另外,玩偶也会对猪的表现进行评价,这些评价虽不是实验需要检测的部分和目的所在,但这些句子可以分散受试者对于实验目的的好奇心并让他们时刻将注意力投射在任务本身。第二种是大量语义条件,典型的故事设定为小马,小狗和小猫的跳栏杆比赛,最终小马跳过了全部六个篱笆获得金奖,小狗跳过了五个获得了银奖,而小猫只跳过两个而比赛失败。为了测试儿童对“没……几个”句型的大量语义理解,玩偶的所说内容的集中在关于小马和小狗的比赛结果对比。于是玩偶评价道“小马跳过了很多栏杆,可是小狗没跳过几个栏杆。”如果受试者对“没……几个”句型给予的理解为大量语义,那么句子判断为正确,如果受试者对其理解为少量语义,则判断句子为错误,并且会指出小猫才是没跳几个栏杆。少量预约条件与大量语义条件测试都各有三个小故事,两种故事在叙述中都使用同样的玩偶和道具,所以每个受试者都会测试六个故事,通过对玩偶的话给予判断对错来收集测试结果,两类测试分开进行,间隔时间为三天。作为控制组的成人组接受同样的测试,与儿童测试不同的一点是,成人组所有的故事内容都是写在纸上,通过阅读,成人来对玩偶的话进行判断。

最后得出的实验结果基本符合作者预想,首先是成人组,成人都能对“没……几个”的少量语义和大量语义条件进行区分,对于否定句中“几个”的含义只给予少量语义的解读。然后是四组儿童组,五岁组的表现不管是在少量语义还是大量语义解读的测试上都和成人有很大差别,具体表现出三大模式,第一模式是43%的受试者对于“没……几个”的少量和大量解读都不接受,可以理解为他们对这个句式采取的为全部否定的解读;第二模式是29%的受试者呈现出对“没……几个”的少量和大量解读的同时接受;第三模式是29%的受试者表现出和成人组一样的判断结果,即能正确区分这两种解读。七岁组在少量语义解读上与成人一致,但在大量语义解读上不同。与五岁组相似的是,这一组的受试者的认知同样出现了三大模式。八岁组与七岁组对于语义的解读大致相同,并且同样出现了三大模式。最后九岁组的结果与成人组没有太大差异,93%的受试者能正确区分两类解读,剩下的小部分仍处在第二模式。

综合以上数据,作者认为三类模式对应的是儿童对“几个”理解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对“没……几个”的语义所持的是全部否定的理解,之后才是少量和大量语义的共现理解,最后才是排除大量语义,选择少量语义的理解。这样的结果也可以反映儿童对“几个”的语义理解情况,儿童首先将“几个”理解为一般疑问代词的含义,然后转变为“一些”的解读,即数量为2-9,最后才形成将“至少两个”作为“几个”语义的基层解读,而将“一些”规划为其下的衍生义。对此结果产生的原因,作者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并就相应的现象给出了

分析。

整篇文章条理清晰，逻辑井然。研究中最出彩的地方在于作者对于实验研究的设置，测试的句子选择“没……几个”可以同时达到测试儿童对“几个”三种理解程度的目的。研究的对象年龄跨度适中，在明确了一般疑问词的习得时间后，从五岁开始设置受试对象，可以避免对实验的多余设置，设置的成人对照组体现了实验设计的客观性。真值判断法提高了实验精确性，同时也方便测试儿童。此外，实验为了能准确测试出受试者的理解程度，前试通过玩偶产出对错两种评价，避免了儿童在正式实验时产生惯性思维，同时也提高了儿童的参与积极性，而正式实验时的多余项问题则是为了模糊实验目的，得到受试者最原始的回答，提高实验的公正性。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经常会涉及到实验，实验设置的准确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实验数据的真实性。为了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多层次实验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个实验在最后得出了合理的实验结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设计实验时都没有像本文作者这样考虑的细致周全，很多实验设计直奔实验目的而忽略了受试者的心理感受和其他外在因素对实验的影响。本实验的干扰选项设置和前试的设置就是为了减少并排除受试者的心理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从而得到有效的实验数据，这一点值得我们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思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 [1] Crain, S., Thornton, R., 1998. Investigations in Universal Grammar: A Guide to Experiments on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
- [2] Huang, A.J. 2014. Acquisition of the numerical wh-pronoun *ji* ‘how many’ in Mandarin Chinese [J]. *Lingua* 145: 122-140.
- [3] Huang, A.J., 2013. Insignificance is signific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wh-pronoun *shenme* ‘what’ in Mandarin Chinese. *Lang. Linguist.* 14 (1), 1--45.

The Review on Acquisition of the Numerical Wh-pronoun Ji ‘how many’ in Mandarin Chinese

Zhang Yaqi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e numerical wh-pronoun is a common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many languages. As a heated linguistic topic, many research have been done in this area. This paper mainly aims to analyze the thesis “Acquisition of the numerical wh-pronoun ji ‘how many’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presents its strengths and shortage in the research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studies.

Keywords: wh-pronoun; number; acquisition

作者简介: 章雅倩，女，湖南大学外语与国际教育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句法学，长沙